

11 JUN 1985



香港大學醫學會刊物

- 弱能人士淺談
- 校聞拾趣
- 蘇聯・波蘭
- 放射治療
- 詩文雜記



弱能人士在香港

序

人有高矮肥瘦，太高或太矮，太肥或太瘦，都是不正常的，弱能人士只是身體某一部份不能正常地工作，其他的一切和常人是沒有分別的，他們亦同你或我一樣，需要別人的關懷，愛心及照顧，要他們能平等地投入社會，最重要的是給他們「機會」。國際康復會主席方心讓醫生曾指出：「希望在盡快的未來，社會能提供全面的服務，發掘每位傷殘人士的潛能，並善加運用，消除實質及社會性的障礙令所有極需協助的人都能人盡其才，這樣才是一個成熟而健康的社會。」

我們常常都用傷殘，弱能等的詞彙，但是有沒有真正了解它的意義呢？弱能包括身體弱能，失明，弱聽，弱智，精神病患及學習遲緩，由此可見，弱能人士其實是泛指社會上一羣因生理或心理上的問題而未能完全發揮其體力，智力或社交能力的人，根據香港政府的估計，目前全港大約有四十多萬的弱能人士，佔全港人口八至十分之一。

當你找到一份富有挑戰性而你又勝任愉快的工作，正對自己的未來充滿信心時，卻聽到別人說：

「對不起，我相信你的能力……但是本公司一向都沒有請弱能人士的傳統，而且又沒有幫助你上落的設施……希望你不會介意……」

或者是

「我聘請你，是因為我同情你的遭遇，現在你難得有這樣的機會，就要安份地，專心地工作，不要和別人爭執是非……，要有自知之明嘛！」那時內心的難過及不忿，又有誰真正了解呢？

這些心理上的創傷再加上原本生理上的缺陷，造成了種種無形的壓力，抑壓着他們的自我發展，往往就因此而埋沒了他們其他方面的能力。

雖然本港在百多年前已經有為弱能人士而設的康復服務，但是直至七十年代後期，政府還未能對弱能人士的康復有明確、完善的計劃及協調的服務。到了七十年代初期，無論政府及其他志願團體均視康復服務為救濟性質的社會福利，弱能人士本身的能力及其潛能均未受到正視。除了在醫療服務，教育方面及庇護工場的設計外，政府及其他機構均沒有在把弱能人士帶入社會上有積極的行動，而一般市民對弱能

人士亦缺乏正確的認識。弱能人士往往被視為社會的寄生蟲，他們的「弱能」常被誤解為「完全失去工作及獨立能力」。

在一九七六年，政府發表了名為「羣策羣力協助弱能人士更生」的康復計劃白皮書，但五年後的今日，很多弱能人士還未能得到平等參與社會及經濟的權利。在今天，很多弱能人士還是被拒諸於社會門外，他們要面臨不單是教育、失業等問題，而且是整個（健全人）社會對他們所抱的不當問題。

在世界各地的人士呼籲下，聯合國將今年訂為國際傷殘年，目的是要鼓吹平等的觀念，令弱能人士能夠享有一些平等地參予社會，經濟及社交的權利。

當然，要達到上述的目標，必定要有社會人士，政府及弱能人士共同的努力才能有成功的一天。在目前來看，我們還距目標有一段不少的路。

我們現在試從教育、就業、住屋、交通及康復這幾方面去剖析弱能人士在社會上遭遇到的問題。

學而後知不「廢」

教育是令弱能人士在充實自己後繼而服務社會的第一步。

在教育方面，香港政府的目標是向所有弱能兒童提供九年免費普及教育，部份兒童並可以接受為期更長的補助教育。此後，並會根據高中教育的發展而向有能力接受該等教育的弱能兒童提供所需的設施。為了消除弱能人士和健全人士之間人造的隔膜，更盡量鼓勵弱能兒童在普通學校接受教育。對於因為弱能而不能接受普通學校教育的兒童，則會為他們設立特殊學校及特殊班。

為失明及失聰兒童而設的特殊學校學額，按一九八一年統計，共有二六五及七六〇個，基本滿足此等適齡兒童初等普通教育的需求，身體弱能兒童部份能就讀普通學校，其餘約千多名都能獲得特殊學額。但為各程度弱智兒童而設的特殊學額，短缺則較為顯著，只達需求之百分之二十五至六十七不等。

雖然弱能兒童學位基本上得到滿足，但他們面對的困難還是不少。在特殊學校內接受教育的學童，在隔離的氣氛下成長，對以後投入社會的過程會否有影響？在普通學校內接受教育的，比較容易縮短傷健間的距離，可以鼓勵互相

聯合國弱能人士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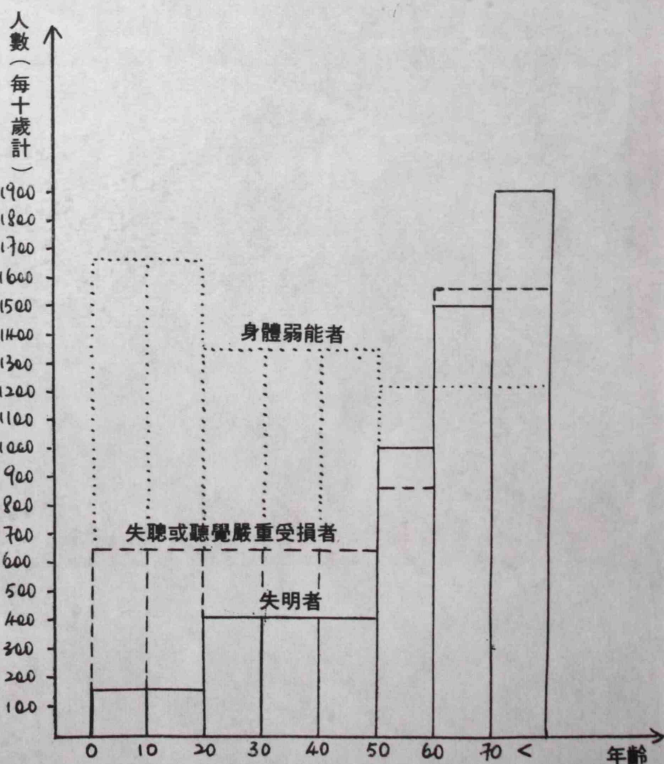
這是聯合國選定為一九八一年國際弱能人士年所用的正式標誌，象徵着傷健者兩人攜手，以平等的地位團結一致，互相扶持。

聯合國弱能人士年的主題為「盡量參與和完全平等」。「盡量參與」的意思，是弱能人士既是社會的一份子，亦應參與社會活動及社會發展。「完全平等」是指弱能人士的生活水平，應與其他市民相同，並能分享任何日趨完善的生活。

本港的主題則為「傷健一家」。本港「康復發展協調委員會」主席方心讓醫生指出：「表面看來，本港的主題與聯合國所採用的總主題，「完全參與和平等」有些分別，但是我們堅信，要傷殘人士能夠成功地投入社會，達成「傷健一家」的目標，傷殘人士必須參與社會的一切活動。在傷殘和健全人間建立恆久、互惠的合作關係，終而產生一個更平等的社會。」

為了解各種不同類型的弱能人士對康復服務的不同要求，啟思特別根據各方面弱能人士數目的估計，得出右面的圖表：

- 註：①弱智人士及精神病患者，未包括在右圖內。
②圖表顯示，身體弱能者數目隨年紀減少。此乃因香港人口兒童及青年比較高，而身體弱能者比例在任何年齡保持差不多。
③反觀，失聰者和失明者比例隨年紀增大而增加，因而總數目亦有增加。
④從上圖可看出，不同類型的弱能者在年齡上的分佈有很大的差別，他們對教育、就業、交通、房屋等服務的要求亦有很大的差別。





綜觀以上情況，政府是必要注重提供弱能人士在康樂方面的各種需要，務要實事求是，再不要辦一些調子唱着傷健一家親，實際上弱能人士是無法參與的門面活動了。

「弱能者」有其屋？

對一般香港人來說，居住已經是一個令人頭痛的問題，但對弱能人士來說，這個更是一個嚴重的問題，根據統計顯示，五十歲以上的體弱弱能及失明人士佔去人口總數目的大部份（其中五十歲以上的失明人士更佔總人數的七成），而對這些年老的身體弱能者及失明者，一個容身之所是最起碼的要求了。

目前香港祇有很少的宿位提供予單身的體弱弱能及失明的老人。據失明人協進會的發言人說：「失明老人的居住情況極須改善，現時全港祇有一間安老院提供單身的失明或弱視老人宿位，而其他的老人祇能在木屋或舊式樓宇中居住。由於這些地方的居住環境很差及沒有特別設施供他們出入，故此這類單身的失明老人在日常生活中遇到很大的困難，他們祇能靠一些熱心的鄰居幫助才能解決生活上的問題。」

雖然房屋署聲稱他們會對弱能人士給予優先處理，但是仍有不少的年老弱能人士繼續在惡劣的環境下生活。

我們希望政府能夠積極去解決這個嚴重的問題，以下是幾點對解決這個問題的建議。

一、增建老人宿舍及安老院給予失明及身體弱能的老人，此類宿舍應有特

人士體育協會），是希望藉着參加訓練和比賽，培養個人上進和自信心，因為通過訓練的成果及比賽的成績，能夠給予弱能人士一個概念，他們本身祇是在身體上某部份不健全，仍可在其它方面發揮潛能，例如盲人仍可以聲音作引導來賽跑，失聰人士亦可游泳，行動不便的人仍可作射擊等運動。而且事實證明其中個別傑出的弱能人士在個別項目上可做到比普通人更好，香港歷年來在國際弱能人士奧運會中的斐然成績，實在給與他們很大的鼓舞，明白到自己是殘而不廢。

弱能人士在娛樂方面，並不沉於平常人。而通過這一連串的社交生活，他們更加可以了解到自己的生命是充滿了希望和生氣。

「一些時候，當一大夥的朋友一同享受到踢球，獨木舟及策馬縱橫的樂趣時，我們都感到生命的可貴。」一位充滿了信心和誠懇的失明人說。

通過弱能和健全人士一同參與的活動，是可以達到互相了解的（所謂傷健一家親）：一方面令弱能人士有機會接觸健全人士，消除自卑心理，另一方面亦提供健全人士一個機會去接觸弱能人士，使他們明白到大家之間相同或不同之處，以便改變弱能人士需要別人憐憫，施捨的形象。

當然，推行弱能人士活動並不是沒有困難的。由於目前大部份組織活動的團體都是自願的，經費，設施、場地不足已多時為人所詬病，加上教練、義工等必須有特別的知識，這方面的人手亦十分缺乏，對組織活動做成許多障礙。再加上交通上的諸多制肘，故此，令他們不能大展所長，令生活趨於枯燥乏味。



他們各項服務及設施，務求盡量減低他們的困難，使得和健全者有同樣的學習進度。我們要針對的是現在他們有沒有學習上的設施和服務？是否充足？並不是在因為這方面的不足而給他們優先權作為彌補。

這樣做不是「完全平等」，只是手法上自欺欺人的平衡。

康樂

環顧香港弱能人士的活動，大部份都放在康樂、體育及娛樂這三方面，必然有它所在的精神。

在傷殘人士體育方面（機構有傷殘

交往學習，消除誤解。但普通學校的設備，往往不便於弱者出入上落，加上來往學校的交通問題，為他們帶來不少困難。

九年普及教育後升學及就業的情形，亦是一個問題。以失明人士為例，為他們而設的學校並沒有高中課程，而初中則注重實用科目，以心光盲人學校為例，失明學堂中三後如想升學，只有數名能轉到一般學校就讀，轉校要補學很多科目，困難很大。除了這少數的學生外，大多數的畢業生只能在夜校或讀高中課程。這樣無疑扼殺了很多失明人士繼續進修的機會，與「全面平等」這崇高的目標有違。

但是所謂「全面平等」是要提供給

他是誰？

當你在街上遇到一個坐輪椅的傷殘人士或拿着拐杖的失明者，你有沒有向他們投以奇異的目光，你的潛意識有沒有覺得他們是可憐的一羣，有趣的一羣，或是低能沒有本領的一羣？若一個傷殘者能夠駕車上班或結婚生兒育女，你又會否覺得很奇怪呢？

一般人對弱能人士缺乏認識，覺得他們是特別和神秘的一羣，或者他們多比較沈默，或自卑感較強，但對一個失意時多、得意時少的傷殘者來說，這些表現根本是很正常的，正如我們學業、工作上不如理想或疾病纏身時，不一樣也有憔悴的一刻嗎？

我們若要幫助弱能人士返回社會，就先解除這些錯誤的觀念，我們必須知道每個弱能人士都是社會的一份子，與常人並沒有多大分別，他們所需要的，是平等的機會和對待，而非同情和憐憫。他們希望社會能幫助他們做到獨立和自助，不太多亦不少。只要我們對他們的能力有正確的認識，盡量爭取機會與他們接觸，就能做到「傷健一家」，而弱能人士亦能對社會有一定的參與和貢獻。

弱能人士的困擾；其實不難理解。他們在行動上比常人不便，直接間接影響到他們的教育，康樂與與別人的交往，在職業上，他們時常遇到僱主和同事的拒絕，即使在街上亦被人投以奇異的

目光，試問一個常人如果受到如此際遇又怎能有積極上進的衝勁？

弱能人士其實在很多方面都與常人無異，他們的思想、感受和需要都與我們一樣，他們亦和常人一樣有各種不同的性格，有沈默的、活躍的；有勤力的、懶惰的；有聰明的、愚蠢的，而且他們大都沒有因身體的傷殘而影響到智力和工作能力，只要他的工作是適當地配合他們「有限度」的能力，他們做事時可能更專心和有耐性呢！

事實上，我們對弱能人士大多存有錯誤的觀念，這些部份是歸於教育和傳媒的影響。例如，正如一個失明朋友指出，書本上「盲人摸象」的成語，雖然它的喻意是教人對事物要有全面的認識才可下結論，但這個故事很容易使人誤解了失明者的智力和能力，盲人亦會慢慢摸索整隻大象的外形，而不會愚蠢到以為大象是一條柱（大腿）或一條繩（尾巴）一樣。

電視及電影亦時常對弱能人士的型象作出錯誤的渲染和誇張。弱能人士，常被塑造出無助、無能的型象，躲在家中，無所事事，只增加家人沈重的負擔，是社會多餘的負累。不然的話，×就在鬧劇中拿弱能人士作為取笑或酸化的對象，使觀眾容易把弱能人士和可笑、滑稽、奇異、恐怖，這些型象聯繫起來。



- 別設施及護理人員提供各種服務。
- 二、為了達成傷健一家及在短期內解決這類老人的居住問題，新建成的安老院應撥出若干宿位給予弱能的老。
 - 三、加速分派公屋單位予失明及身體弱能人士，尤其是年紀比較大的弱能人士，另外在新落成的公共屋村提供適當的設施以方便弱能人士的進出。
 - 四、提供社康服務予單身的年老弱能人士及失明人士。例如安排社康護士定期探訪及安排義工替這類老人作定期服務，以幫助他們解決一些生活上所遇到的困難。
- 以上的建議，最終目的是要令每一位弱能人士都有一個安居之所，亦是令弱能人士踏入社會的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量才而用

弱能人士在就業上所面對的困難比一般人大，這是否顯示出他們的工作能力低呢？正如方心讓議員說：「傷殘人士的工業技能，如果能夠得到適當的訓練，是有非常大的發展潛能的。」

政府有見及此，亦有開辦弱能人士

職業訓練班，使他們能進入普通工業學院及參加學徒訓練或其他訓練計劃，對於嚴重弱能人士，則提供特別職業訓練中心。政府六位勞工主任亦曾前往歐洲參加訓練課程，學習為弱能人士安排職業的各種程序，希望能對弱能人士量材而用。此外，勞工處亦設有一個「展能就業組」，為肢體傷殘、失明、失聰等人士提供職業介紹。此外政府亦為嚴重弱能及弱智人士設立庇護工場。另外一些志願團體如香港傷殘青年協會，亦為他們開辦工場和提供有限度的就業機會。政府更以身作則，僱用各類傷殘人士為行政官、接線生等等，希望僱主對他們的能力有正確的認識和信心。

從以上的討論，政府似乎在各方面都作過一定程度上的努力，然而這些又是否足夠和適合呢？反觀現時香港傷殘人士的職業問題並非如此理想，很多傷殘者都在面對失業的徬徨，他們在訓練中所學得的，例如汽車修理、社工，根本沒有機會學以致用，勞工處的職業展能組亦只能對百分之十至二十的申請者提供幫助。他們所等候的時間比常人為久，而受解僱的機會亦比常人大。至於庇護工場的設立，亦未能為他們提供合理的工資。

其實傷殘人士的工作能力，只要適

當地利用及發揮，絕不遜於常人，例如盲人在黑房工作，聾人在嘈吵的情況作業，很可能比健全人士更出色，為何他們在職業上又遭遇這般大的困難呢？理由有很多：

- 一、僱主的錯誤觀念：僱主持有「傷殘就是殘廢」的偏見，以為身體某一方面的缺憾會影響他們的工作能力。
 - 二、缺乏適當的工作環境及設施——僱主往往在經濟及短期利害的角度下不願意為傷殘者提供特別設施。
 - 三、傷殘者的交通問題做成上班下班的困難。
 - 四、庇護工場或類似職業空缺不足。
- 要改善目前的傷殘人士就業問題，其實是非常複雜的，而且與教育問題、交通問題等都有極大的關係。要他們服務於社會，首先要給予他們工作的機會，而一般人對他們的能力低估是第一個障礙。我們必需教育一般人（尤其是僱主）對傷殘人士有正確的觀念，盡量給他們公平的機會取得工作。在另一方面，我們亦需要改善傷殘人士的教育程度和職業技能，使他們有能力與常人競爭及取得較高的職位。交通的困難亦需顧及。當然為傷殘人士而設的工場亦有增加的需要。

寸步難移

交通是康復過程裏面一個重要因素，直接影响到弱能人士的教育，就業及社交生活。一般來說他們的選擇有乘搭公共汽車，私家車或所謂「復康巴士」。

今天香港公共巴士所提供的服務似乎間接強迫弱能人士改乘其他交通工具，另外「為弱能人士設特別座位」的建議多年來亦未能實行。部分弱能人士便需以「的士」或私家車代步。前者的費用昂貴，對於後者，政府亦未有給予一些幫助例如減低牌費、津貼等。

就這個問題，香港復康會提供了「復康巴士」的計劃，可惜全香港只有十二部復康小巴，遠遠不能達到需求。實際上許多弱能人士是寧願乘坐公共汽車，和健全人仕一起往來的。

除交通問題之外，弱能人士要面對另一個困難——建築物的設計。他們往往發現自己在目的地要寸步難移。

工務司署曾發出一份名為「便利弱能人士進出建築物的樓宇設計工作守則」，指定梯級，路邊鑲邊石，斜坡，標誌及洗手間設備的標準。政府所擔任的角色是作為榜樣及鼓勵私人機構採用這些標準，但卻沒有立例規定。

事實上許多已有學校，工商業樓宇

『家』？

一位弱能朋友對家的親身體會和期望……

家，好比一所舒適的監獄，父母兄弟好比獄長獄吏；困在這小天地裏，生活得到庇護和供養。殘障可算是一種罪過嗎？我們失去的不是獨立自主的權利，而是獨立自主的能力。

家庭無可奈何地承擔了照顧傷殘成員的責任，天倫樂靠靠愛心和責任感去維繫。

大多數父母對於傷殘子女，不是因嫌棄而故意忽視就是過份溺愛和保護。但，我們需要的是諒解和尊重，不是輕視和憐憫。其實，家庭可以幫助傷殘者培養堅強的性格，使能增強獨立能力，在可能情況下，不再倚賴家人過活。獨立自主才是我們的理想目標。

「家」，可與你分担憂愁，失意的時刻，也是與你分享你的快樂時光，你

努力耕耘下的成果，「家」也是你可以獲得倚賴，獲得了解的地方，同時「家」，是傾訴心聲的對象。

用一個正常身體健康的人來與一個身體有缺陷的人來比較，後者更需要一個「家」，不是因為傷殘者需要別人的照顧，所以家對他們很重要；而是傷殘者的遭遇往往是失意時多，得意時少，那麼，家此時扮演的角色是給予他們關懷、鼓勵，（雖然，這點別人都可以做得到，但是怎比得上骨肉情深至親的家呢！）

一些「家」因沒有法子可以減少那些歧視傷殘者的言行，而又不能將此種壓抑、隱藏之怨恨的傷害表達出來，好像鐵釘打進心坎裏，痛苦不堪。最後，忍無可忍，有的「家」把那一位傷殘者

收藏起來，不許他外出見人，過着不見天日的生活，使別人不知道他們有如此的骨內，有的「家」鐵石心腸一點的話，更把他拋棄，使他比「人皆有父，予我獨無，人皆有母，予我獨無」的孤兒更苦命，有的絲毫考慮傷殘者內心的感受如何，「家」，只給他溫飽，不加理會他的起居，又常以暴力對不能反抗抵禦的他來發洩那種怨恨。

如果「家」不受社會的通俗意識牽着鼻子走的話，「家」雖有一位傷殘者成員存在，但「家」不理會人家，仍然愛護那位傷殘者，仍然不視他是社會上的廢物，耐心引導和栽培他，希望他能像「家」中正常的成員一樣，雖不能出人頭地，但仍能自力更生。

事實上，我們同樣需要平常人所需要的一切，

無疑，我們大多是被照顧多過去照顧別人，

然而，如果我們能受到公平待遇，會令我們更加鼓舞，並充滿信心地邁進貢獻社會的行列，願澎湃的鬥志為我們搖旗，讓無比的團結力量帶引我們衝破人際的隔膜！

摘自傷青通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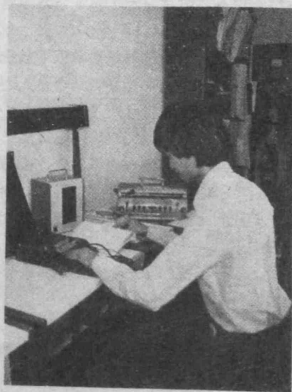


行其政而得其法……

雖然現在在這方面工作的行政決策者，不乏有崇高的理想和工作的熱誠，但是要弱能人士真正參與社會，先要他們能夠有機會在自己這方面的工作範疇內參與決策。反觀現今香港亦有不少有能力和熱心的弱能人士，但他們往往只能在一些「見木不見林」的行動上作出決策，而在一些根深蒂固的問題上，他們只能作旁觀者。

大家都希望弱能人士能與社會成為一體，但是我們對他們生活上和工作上的資料又能掌握多少呢？就以人口統計而言，一向都沒有明確的數字，進行上遇到困難是必然的，應當去改變工作步驟和手法，或參照其他各國的可行方法，而不是半途而廢。

學額缺乏是弱能人士教育的基本問題，但並不是給他們足夠學位便可解決問題，所謂「完全平等」是要看我們有否提供如其他人一樣的學習機會。近期新建的政府學校有沒有適當的設施給弱能學生來往？課程的編排有沒有機會給有能力者去接受中，大學的教育？



世有百樂，而後有千里馬

弱能人士本身，雖然是有着一些缺憾，可是，他們的能力並不遜於普通人。香港政府應以最大僱主的身份，以身作則僱用適量的弱能人士工作。為使他們對自己找尋職業增加信心，政府更可以調查及公開他們在各政府機關及私人機構的就業情況及數字。如果認為在現時的情況下不宜立例強迫僱主聘用弱能人士，那麼應該說明怎樣才是成熟的情況，使大家可朝着它工作。



秀才子出門，能知天下事矣！

香爾兩巴曾答應安裝標誌，劃定兩個座位，以供弱能乘客專用，但並沒有積極地推行，所以並沒有多大效用。地下鐵路的設施更令人失望，簡直把弱能人士置諸於這龐大，現代化的交通系統的門外。

如果各公共交通服務都能如九廣鐵路一樣稍為「為他們設想」，便可減少交通往來對弱能人士接觸社會的阻力。香港更可行法其他國家，通過小冊子或報章為媒介，告訴弱能人士去各地方的方法。又為甚麼政府只提供建築物的工作守則而不立例管制呢？立例並不會使到建築的過程或進度受到限制，只是強迫性地要建築師在設計上考慮到弱能人士進出的需要。不要忘記這對香港政府只是一小步，但卻是弱能人士進入社會的一大步。

預防勝於治療

預防弱能方面的工作是複雜而又常被忽視的，工業意外的頻生，藥物的誤用而引致畸型嬰孩的誕生，出生後缺乏適當的身智測驗，往往就造成更大的不幸，加強預防的工作是必須的，它的作用是必然的。

弱能年

不少人士，尤其弱能人士，對今年的國際弱能人士年都抱着很大的信心和理想，但是直到現在，它給大家的感覺是今年其實應稱為是國際弱能人士表演年，它提供了很多弱能人士「出風頭」和「上電視」的機會。對於一些傑出弱能人士的成就加以宣傳，只會造成一種錯覺，以為他們已有了平等的機會。

及公家場所等都在設計上疏忽了弱能人士的需要。即使新近落成的建築物和公共場所，有顧及「守則」標準、方便傷殘人士的，實在絕無僅有。一個「有名」的壞例子，便是去年才通車的地下鐵路。儘管各弱能人士康復協會多次呼籲，希望地下鐵路各通道和設施能方便弱能人士出入，地下鐵路公司無動於衷，乾脆拒絕作任何考慮。此外港大興建中的新體育中心，最近被發覺設計上並未顧及傷殘人士的出入問題，但校方以更改設計花費昂大的理由，不予理會。其實只要最初設計時，稍為留意遵守工務司署的「工作守則」，額外的花費是微乎其微。

康復工作

現時香港的康復工作是由一個名為「康復發展協調委員會」統籌：它的主要作用是提供政府有關康復工作的意見及協調政府及志願團體在康復方面的工作，這個委員會包括政府部門代表、社會上的知名人士及對康復工作有經驗的人士等。但美中不足的是並沒有弱能人士參與。

一向以來，志願團體負起了推行康復計劃大部份的實際工作，它們無論在弱能人士的教育、輔導、職業訓練、就業及爭取權利等工作上都有很大的貢獻。而在這些志願團體中，有部份是由弱能人士自行組織的，它們主要是為弱能人士的自力更新及爭取平等的權益及機會而努力，當然，這些團體需要克服很多困難才能有今天的成就，香港失明人協進會及香港傷殘青年協會就是兩個好例子。它們大都需要面對財政及人力物力上的種種困難，目的只為爭取更多社會上的支持及使弱能人士有更大的機會去參與有關的統籌工作，正如香港失明人協進會的一位代表所說：「若要不令整個康復計劃推行得更完善及真正把弱能人士帶入社會，政府應予以弱能人士更多的機會參與康復計劃的訂定。」

舉例來說，一位失明人士在返回社會生活及工作前，通常都經過一些康復計劃。現在常用的康復計劃有兩大類：機械式復康法，及自然復康法。機械式復康法是由一些「專家」推行的復康課程。他們首先檢定參加者傷殘的程度，然後按其程度，機械化地向他灌輸有關之知識和技能，正如一位失明朋友說：

「務要將他們塑造成該機構心目中的『理想的失明人』。」另一種是自然復康法，又稱為「互助復康法」，主要是失明人士互相幫助，使那些剛失去視力或是剛踏進社會失明朋友，有機會與其他失明朋友在一起，互相鼓勵，一同克服因「眼睛失去自由」而遭遇到困難；透過生活實踐的體驗，並參與羣體社交活動，使之在身心各方面都獲得均衡發展。我們會發覺那些通過自然復康的人比較堅強和自信，原因是他們會真正面對困難，並親身體會到別人的經驗。在經濟方面，機械式復康法需要大量經費維持專業工作人員的薪金，而他們所能顧及的人數亦有限。「自然復康法」則不然，它無須聘用特別受訓的人員，所需人數亦較少。

失明人在自然復康法中，既是受益者，也是輔導員；在尊嚴、自信方面，必然有不同的表現。自然復康法令他們增加獨立自主的能力，更由此成為社會的一份子。正如一隻和同伴在樹林裏一起學飛的小鳥，會比那些困在專家指示下學飛的飛得更高更快。

總結：

綜以上所說，我們只是在幾個重點的社會問題上作出介紹和分析。但另一方面，我們不吝忽視的是人際關係：

弱能人士對自己及健全者所抱的心態，家庭、社交，和婚姻的問題，感情上的困擾常會影響到他們自己的信心，工作上的積極性和處事的態度。

政府的政策——蝸牛式的推進

香港政府一向對弱能人士漠視的態度，使我們覺得各方面都「百廢待舉」，正如七七年的康復白皮書中，亦提出很多建設性的工作大綱和意見，並聲明會將其內所提的工作放在首要的地位，但是現在看來是否言行一致呢？如果香港政府要在這方面做到領導，帶動和實踐的工作，而不只是「雷聲大，雨點小」的廣泛宣傳和一些華而不實的行動，就必要多花點工夫，時間和金錢不可，而對一向着實地行動耕耘的志願服務團體不應再是勸諭和鼓勵，而是實際上的支持和參與。



花大量的金錢在這方面是值得嗎？
有否本末倒置呢？

實際的改進比空泛的宣傳不是更有
意義嗎？

打破傳統的封建思想

我們心目中弱能人士的形象，常夾雜着很多錯覺和偏見，這樣的觀念逐漸的增加和建立起來便會做成隱形的牆將大家分隔起來。

政府應盡量利用大眾傳播媒介去教育社會大眾對弱能人士正當的意識，尤其是他們的父母和家人，而各傳播媒介更應合作地去接受和推動這責任和使命。

和其他先進國家比較，香港政府所作的只是一些表面工夫，但是起碼她知道要起步，而且亦積極地行了第一步和制訂了明確的目標。

如果能在適當的工作方向上加倍努力，喚醒市民的支持，這方面的工作亦不難推廣和生效。

要弱能人士與社會合一，弱能人士自己亦要付出努力，首先更應和健全者一樣明白和接受自己的優點和弱點，要求自己能夠自立，不作社會的寄生蟲，開放自己，對其他人抱適當的態度，盡量利用和發展自己的所長來貢獻社會，積極地去接受任何挑戰。要明白到社會的各種不健全的制度，他們亦要和其他人一樣去面對，由於種種弱能，他們是需要別人的幫助，幫助的目標是要他們能像其他人一樣自立生活，並不是過份的保護。他們亦不願意白白分取別人努力的成果。

他們要的是機會

弱能人士是社會的一羣，任何一位都是社會的一份子，有權利亦有義務，完全平等亦包括在可能範圍下為社會服務，如果我們只當他們是受惠者，撥少量金錢來幫助他們的衣食住行，這樣長年累月下去，便會成為一惡性循環，使他退縮，繼而更需要幫忙，成為社會的寄生蟲。

只要政府能夠多花些金錢在各復康設施和使他們能夠完全投入社會，這樣他們便有機會向前邁進，做到自主和自立，為社會服務，由受惠人變成納稅人，這樣做無論對弱能人士或社會都有好處，也是整個康復過程的最終目標。

我們要明白一棵折了枝的樹，在園丁的適度料理和照顧下，是可以和其他樹一樣，倚靠陽光，空氣和水份繼續生存，甚至和其他樹去爭取陽光，結出甜美的果子。

就讓我們在這社會的花園裏，作一個有為的園丁罷！

鳴謝：

香港失明人協進會
麥炳文先生
香港傷殘青年協會
謝俊謙先生

音樂的岸灘

梁慶球

摘自香港失明人協進會年報

編者按：

很多人都喜歡閉上眼睛，怡然自得地欣賞音樂，可是如果要在永遠看不見東西的情況下去追求音樂藝術的完美，又有誰能體驗到個中的困難和苦楚呢？在本文中，作者描述自己在尋找音樂的理想中，面對的種種歧視和不平，並向社會提出悲憤的抗議。

「我生於一個極為貧窮的家庭，三歲的時候，不幸遭遇一場翻天覆地的疾病。與病魔搏鬥了整整一年，結果，它給我趕走了；但，我的視力也隨它走了！我雙目失明，從此甚感幸福、快樂、前途，一切屬於美好的也彷彿從我身邊溜走了，永遠不再復返，也不留一點痕跡。

幸好我並沒有遭受父母的拋棄，經過無數的艱難辛酸的日子，我終於能夠自立，可以直接的參與社會。現在，擔任某政府部門的電話接線生。也許很多人都認為能夠從事這個行業的失明人真可算是天之驕子；可惜，我對這工作卻無絲毫興趣，因為它不是我的理想。

我的理想是要從事有創作性，又能充份表現及發揮潛能的工作。我為要實現理想，在過去八年中，曾經無數次不怕艱難和失敗地鼓起勇氣去爭取。最令我痛心的是，每一次都遭受到社會人士對我的迎頭痛擊！我自問已經用盡九牛二虎之力去掙扎；但到頭來也是徒然，留下來給我的，只是一連串的失敗經驗。當年那種屢敗屢戰的精神也隨之逐漸消失；我疲乏的精神和肉體實在已經到了極限！

在這裏，我願意將自己的痛苦經驗與大家分享：

哥哥和我的感情自小就很好，他喜歡唱歌，也啟發了我對音樂的興趣。有時我偷偷地站在附近人家的門前，像賊一般偷聽他們的收音機，有時更加情不自禁的跟着唱，可是那些可惡的隣居一見我站在門前，就把門關上，他們討厭看見我！為甚麼？只因為我是一個盲眼的小孩！而我並沒有因此就放棄對歌唱的興趣；相反的，變得更加狂熱。我立志將來要做一個歌星，讓萬人一同分享我內心的快樂。

我不但對歌唱有濃厚興趣，對於那些能發响的樂器，更感到一份莫名的好奇心。我渴望有機會學習演奏樂器。

本來學校也有開設一些樂器訓練班——樂器包括鋼琴、喇叭，單簧管等。

可是，我卻得不到校方給予我機會加以栽培。我只好重演歷史，每天都站在緊閉着的音樂室門前聆聽同學們的練習。我渴望、羨慕、妒忌、憤怒！難道我的音樂天份真的比不上他們？難道他們愛音樂比我愛得更深嗎？不然的話，我又有甚麼比他們遜色呢？答案總是找不着。或許是我的個子矮小，貌不驚人罷！

在一個很偶然的機會裏，由同學手中借得一份「結他和弦指法」及一個品質粗劣的國產結他，使我得以鑽研箇中奧秘。我的耳朵細聽收音機的指導，加上勤操苦練，總算有點成績；其後又參加了一個中心的西樂組，並且學會了打鼓。四週的人都開始注意我了。一片美麗的景色彷彿呈現眼前——那裏有山、有水、還有一個美麗的岸灘。也就是那音樂的岸灘。

我和六位朋友組織了一隊西樂組，名為「香蕉」。經過一輪苦練，我們得以踏入正軌，從此經常往各處去表演，得到不少朋友的支持和鼓勵。經過長久的操練，加上累積的經驗、整體合作日趨成熟，大家一致決定參加公開比賽，希望能發出一點兒的亮光。

我們的第一個目標就是電視台舉辦的經常性歌唱比賽。參加者要經過試音，初賽和複賽才可以進入決賽。當收到試音的通知後，大家都非常興奮，並且立刻集訓。由於是第一次，各人都異常緊張，一點也不鬆懈，務求要做到最好。

經過一連串的追逐和苦戰，我們終於勇挫三關，進入決賽。日子到了，一切都準備就緒。我們放下恐懼，撇開得失，充滿信心地揮軍直闖。比賽結束，最緊張的時刻即將到來，不少的觀眾對我們的表演大為讚嘆，就是節目主持人也要提早向我們道賀。怎料，「香蕉」的名字並沒有寫在評判的評分紙上！我們戰敗了！得回來的，只是一句「力不從心」的評語！我感到十分遺憾！本來，勝敗乃兵家常事，但自問我們並不是技不如人而被擊倒；卻是社會對失明人的那套錯誤觀念埋沒了我們！失明人被視為次等的人，時常受到種種歧視和不平的看法。

經過好些日子，我們心靈的創傷漸被時間「治愈」了，士氣再度高昂，大家要起來接受新的挑戰。我們參加一間規模龐大、歷史悠久的報館舉辦每年一次的歌唱比賽。這個比賽看來更加艱巨，所遭遇的對手也許會更高、更強，但

我們相信只要有鬥志和信心，我們必能跨過一切困難。

所有預備功夫都做好了，總是接不到回音。到了比賽前兩天才收到報館的信。誰也想不到，這原來是個可怕的徵兆呢！我們鬥志昂揚，直奔往北角大會堂參加試音。經過多番激烈的賽事，我們終於從幾千人當中，被挑選出來，進入複賽。那真是一個大喜訊；卻也是一個令人刻骨銘心的回憶。第二次大戰終於爆發，賽會司儀高聲唱出「香蕉」的名字，我們飛快上台。鐘聲一响，耳邊突然傳來一片悠揚悅耳的歌聲，我幾乎不敢相信，那就是我們的歌聲，甚感驚慌和恐懼都不存在，瀰漫着的只是一片和諧、美麗的音符。我越唱越興奮，越唱越起勁，簡直忘了自己正在比賽，直到歌曲唱完了，才被一片熱烈的掌聲所驚醒。掌聲沒有停止，而且變得更响更多，直至我們步出會場才逐漸消失。大家都以為這次一定可以分享到勝利的光彩，於是懷着興奮的心情，各自回家等候佳音。當晚，我接到由比賽主辦當局一個職員的電話——一個令我悲痛欲絕，義憤填胸的電話——他為我們遭受到極度無理和不公平的對待報訊，他怒火中燒，要對我說出始末。——原來當天比賽結束後，當局曾會同評判員退席商議達一小時之久，主要是爭論應否讓「香蕉」進入決賽。評判對我們的表現讚不絕口，但當局卻以避開外間輿論批評他們給予我們特別看待或施予同情分、可憐分為理由，把我們逐出決賽！那位朋友還勸我們以後最好避免再參加，因為在比賽的規章內，列明「身體健康」者才可參加。我們是不受歡迎者，因為當局認為我們「身體不健康」，就算再參加也肯定會被否決！聽到這裏，我實在再不能控制內心激動的情緒，我連忙把電話丟低，放聲大哭，一切美夢和理想都粉碎了！留下來的，是可怕的回憶——一個殘酷的教訓，一個創傷的疤痕；還有一個莫大的恥辱！這次失敗沈重的打擊了我們的士氣。可是橫強的意志驅使我們仍要繼續力爭上游，希望他日能有戰勝之期！

惡運始終步步緊逼，一連串大同小異的失敗經驗，盡都如此親身體嘗了！幾個小伙子的頑強意志始終敵不過社會人士的錯誤觀念！結果，「香蕉」樂隊於一九七七年終正式解散！從此，我積極脫離那個容不下我們的圈子；不再嚮往，也不再迷戀那個令人神往的岸灘。

X-RAY FOR PATIENTS- RISK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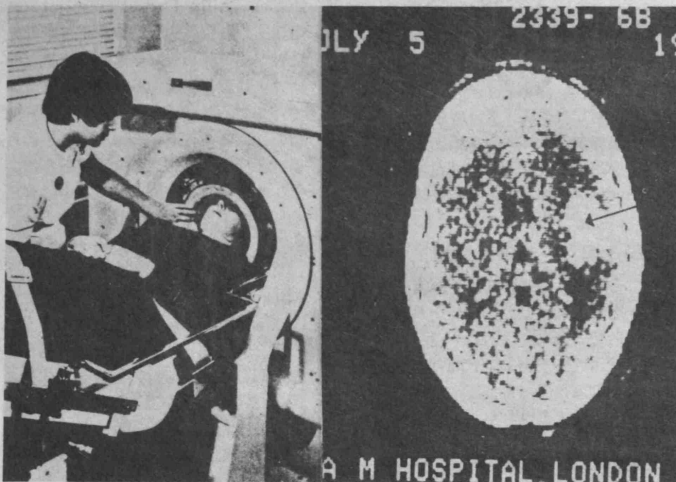
An asthma patient, aged 28, died while being X-rayed for a bronchogram at an X-ray and Medical Laboratory last April. Her death touched off exchanges between the Secretary of the Radiation Board and the Radiologist and Radiographer Societies.

A Consultant radiologist at QMH told an inquest that bronchograms are not only dangerous to asthmatics but also to normal people and should be carried out by radiologist — medical doctors trained in the application of X-ray for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diseases.

Yet evidence had been given that the radiographer who took the bronchogram for the victim was not qualified in Hong Kong and that there was no resuscitating equipment in the Laboratory when the asthma patient received the operation (according to the Coroner's Report).

The Consultant testified that risk exists even if the operation is carried out under supervision of qualified staff and when all the resuscitating equipment and drugs are at hand.

The trouble with allowing untrained X-ray technician to work the machines was that they cannot produce clear enough radiographs for accurate diagnosis and there was the



question of radiation hazard to be considered, so said by the Chairman of the Association of Government Radiographers.

"It is important for the public to be made aware of the potential dangers of X-ray taken without proper procedure and control," said one doctor.

GOVERNMENT CONTROL

A Government inspection unit under the Radiation Board, set up in 1957, has by now three inspectors to check on the operation of the approximately six hundred licensed X-ray machines in the private laboratories throughout Hong Kong. These private X-ray laboratories are usually run by non-medical persons. (According to law, any person can apply for licenses to possess X-ray machines, but only medical practitioners are allowed to hold the licence to operate X-ray machines.) Their extent of service in terms of number of films taken per annum is difficult to assess. Anyway, these private laboratories provide services for the majority of patients seeking consultations from private practitioners. Sources indicate that these laboratories usually offer simple procedures. But more complicated procedures (such as bronchograms) have undoubtedly been carried out. There are also some clinics, usually those of group private practice, which is equipped with X-ray machines. Patients consulting these clinics are usually X-rayed there, if necessary. Contributions of these clinics to the general radiology service is still small in terms of quantity. It is not clear if a radiologist is always present in these clinics. By the way, any medical practitioner is entitled to operate any radiological procedures.

Considering the huge number of laboratories, the secretary of the Radiation Board, Mr. Combes indicated that he did not think it was possible for the three-membered inspection unit to check at random whether laboratories complied with the Radiation ordinance. Besides, the inspectors have a lot of other duties including the examination of X-ray equipment and how it is being installed, and checks on radioactive substances used in local industries. But he also explained that experts on committees working for the

Board were available to help to inspect the operation of X-ray Clinics.

"If the Board had seriously wanted to enforce the law, it would have employed more inspectors to carry out random checks in the past 23 years," questioned a doctor.

But apart from the problem of controlling the quality of services, there are also the problem of availability of up-to-standard services.

TRAINING FOR RADIOLOGISTS AND RADIOGRAPHERS

In the past years, hospitals, especially government hospitals, have been the place of the most guaranteed services. The basis of guaranteed services in hospitals includes both modern equipment and standardized personnel.

Until now, there is no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in the Faculty of Medicine in HKU. A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is said to be instituted in the newly formed Medical School in CU.

Although no one can claim himself a radiologist publicly, (anyone doing so will be accused of self advertising) there are post-graduate training of radiology in the Radiology units in various government hospitals. The training, like that of any other specialties, is some sort of apprenticeship. The candidates should be medical officers having at least one year of clinical experience in hospital service. After three years' training in the Radiology unit, he can sit for the FRCR examination.

According to some doctors in this field, people are not so interested to join. Every year 5 to 6 doctors are going to fill up the total of about 40 posts in the government hospitals. This means that the outflow rate to the private sector is also 5 to 6 per annum, if no one leaving Hong Kong is assumed.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is a Higher Diploma course in Diagnostic Radiography which is offered in the Polytechnics. The will-be-radiographers attending this course (the first group will graduate in mid-1981) are taught the theories of General Radiology, contrast study, nuclear medicine, and ultrasound study, and the most important of all, the operation of the machines. After graduation, these radiographers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technical management of the X-ray machines. Complicated procedures and analysis of films are done by doctors.

In order to establish the various paramedical professions, a Paramedical Bill is passed several years ago. This move of the Government is a step towards standardization of radiographers. Yet much has to be done in implementing the passed laws and bills.

PRESSING FOR CONTROL

The Secretary of Hong Kong Society of Diagnostic Radiologists said they had been pressing for more effective control of private X-ray clinics for several years. The Society had urged the Government to ensure that a registered medical practitioner be present during special radiological examination. Special examinations, be explained, are referring to fluoroscopy, use of contrast media, say, the injection of dyes such as in Barium studies, contrast examination of the kidney, bile duct and others. And the law is somewhat ambiguous about this point.

DO YOU AGREE?

"People who go to such laboratories do so at their own risk."

"An X-ray machine is a potentially dangerous piece of apparatus and if it is not handled properly, it would just be a gun."

"As much as the Government is concerned that guns should not get into the hands of the wrong people, it should not be too complacent about the people who operate these X-ray machines."

As far as the patients' safety is concerned, the demand for a more explicit law and its proper enforcement and more organized and standardized training of radiologists and radiographers are most desirable.

— Peanut —

八一年啟思編委會

- 顧問：吳定夷醫生
- 總編輯：陳惠娟
- 編輯：孫偉浩 郭家麒
- 常務秘書：曾偉明
- 財政：郭和嘉
- 流傳：吳奎
- 去屆代表：袁寶榮
- 美術設計：張寶賢 何振銘
- 時事組：周日生 林禮根
袁兆燦 梁惠棠 張寶賢
何振銘 莊厚明 樊志偉
吳炳榮 黃榮光 翁德璋
吳奎 游子覺
- 記者組：曾偉明 黎滿勝
莫鎮安 梁永雄 容錦明
譚聖栢 鍾錦文 鍾子光
張敏芳 陸慧姿 鄭鎮秋
盧麗茂 郭和嘉 陳至正
陳寶儀
- 專題組：王榮祥 陳國齡
徐炳添 黃雅信 溫淑瓊
何偉權 郭家麒
- 醫療組：陳偉光 胡兆雲
袁寶榮 孫偉浩 林文英
唐漢軍
- 其他編委：謝俊恩 莊瑞芬

The Editorial Board wishes to thank Glaxo Hong Kong Ltd. for its support.

青年
圖書中心

• 專售
醫科用書

• 亞皆老街昌明大廈
H座一樓3-945311



校聞拾趣



記者

沙宣挑戰盾

沙宣挑戰盾是醫學會與我們的隣居——羅富國教育學院——一系列體育比賽總冠軍的獎品。今年第一屆舉行，總成績為二對二，平分春色，共同擁有該盾牌。於是抽籤方式，決定上半年由醫學院保存，下半年則交羅師保管。現在該盾牌擺放在醫學會辦事處，供各同學參觀。

三月六日 籌款日

為響應學生會籌款幫助大磡村火災災民，醫學會首先透過班會，在各班上課時募捐，又在中午時，在通往陳蕉琴樓的天橋上設置捐款箱，方便同學捐款。有些熱心同學，先後在上堂時及吃飯時均慷慨捐輸，加上不少教授及講師經過捐款站時，亦樂意捐助，使善款數字直線上升，經統計後，共籌得善款約一千五百元。我們在這裏謹代表災民向各教授，講師及同學致謝意。

三月三日 學生節之夜

學生節之夜在當晚於陸佑堂舉行，各優勝隊伍，小組均有表演。醫學院則表演其奪得冠軍之唱白鵝，在場觀眾均

被表演者逗得捧腹大笑。今年學生節，醫學院奪得院際總季軍，雖比往年成績略為遜色，但參加同學均能在比賽中與別系同學交流認識，這實非成績所能衡量。

三月七日 班際陸運會

今屆班際陸運會在黃竹坑運動場舉行，是日天氣微涼，但會場更為冷落，舉目四望，觀眾寥寥可數，這反映甚麼呢？莫非近年來醫學生對體育感到沒有興趣，抑或是同學吝嗇那半日讀書的光陰，不肯前去為班打氣？雖然捧場客不多，但各運動健兒仍然十分落力，希望能勇奪錦標。比賽結果，全場總冠軍為八五奪得，誠為初生之犢，不可輕視也。

三月九日 添置新康樂設施

近來，醫學會之康樂室別有一番新貌，這是由於幹事會向校方要求增置之新康樂棋及乒乓球枱均先後運到，吸引了很多同學於空閒時流連康樂室鬆弛神經。但希望各同學於玩耍之餘，小心「愛護」各項設備，做到「培養公德，發揚民主精神。」

牙科教學醫院

記者

你知道 PPDH 代表甚麼？它就是 Prince Philip Dental Hospital，非臘親王牙科醫院的英文縮寫。這所世界最現代化的牙科醫院坐落西營盤第二街交界，贊育醫院側。四週環境不算優美，外貌也不討好（有人說它像一座新型街市），幸而它擁有「內在美」，沒有機會參觀過的人當然不會欣賞啦！

整座建築物樓高十層，其中三層是地庫，作為寫字樓和動物實驗室；除了一般牙科醫院的設備外，還有演講室，實驗室等。以後我們上 Pathology, Microbiology 等科目時，毋須像 Medic Students 那樣東西跑了。

三月廿四日非臘親王親臨此地，為這所以他命名的牙科醫院作非正式揭幕。該日各人都需換上白色制服一套。直身企領白色上衣，直吊腳白褲一條，女仕們穿起來，霎時像多了一班洗碗，掃地，抹窗女工，其狀其乖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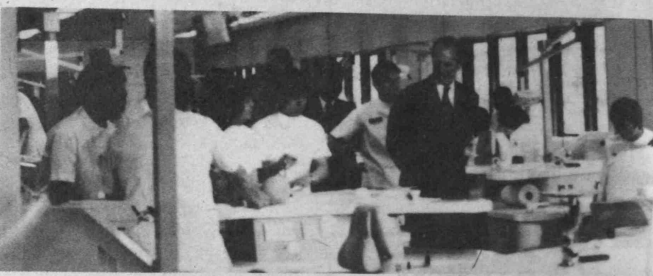
白衣、白褲、白鞋本乃順理成章的

。但一班 tutors 們卻穿起「前進」牌白膠鞋，神氣非常，這大概是中西文化交流之果吧！

2:00pm-----2:15pm-----2:30pm，時間一分一秒的逝去，我們還是在等。當人們還在猜想發生了甚麼事情的時候，剎那間嘩然的一聲劃破了寂靜沉悶的氣氛，各人瘋狂地擁到窗前，虎視眈眈地望著停車場入口，希望以第一時間目睹王夫愛丁堡公爵的風采。可是驚聞人語响，不見有人來……

終於電話响了，演習馬上開始，於是各人抱上戰袍，各就各位去了。穿上綠色的手術袍，足踏皮鞋，戴上醫生用的手術手套和口罩，雖然有點很不自然，但倒像個神氣十足的外科醫生。

昂首邁步向前走，感受到生平以來第一次的自豪，同時亦為自己的未來感到驕傲，但回心一想，不禁百感交集，發覺自己不過是剛踏上艱苦奮鬥的起點而已。



得了甚麼、給了甚麼

中正記者

我們在港大，一年祇不過花數千元在學費和生活費上，但大家知否在我們『廉價地』享受這數年大學生活的時候，香港的納稅人卻為我們付出了多少代價，流了多少的血汗呢？相信大家也會聽過平均一個大學生每年在大學裏的開支在三萬元左右，而一個醫學生更要花上五萬元之鉅，究竟這筆龐大的款項的來源是怎樣的？而這筆錢又用在甚麼用途上呢？醫學生為甚麼比其他院系的同學支出更多呢？要了解這些問題，我們首先看看大學的財政收支情況。

大學收入及用途

從統計數字看來，大學生所繳付的學費僅佔大學財政收入的一小部份（約6.1%），其餘大部份來自政府的資助（約77.7%）亦即是納稅人的金錢。

收入的用途，主要有下列各方面：

- 一、行政——包括校長和各學院辦事處的日常開支，職員薪金等。
- 二、學系——包括教職員薪金，實驗室設備和傢俬，圖書館，研究費用。
- 三、校園管理——包括薪金，保養費用，水電費，清潔費等。
- 四、學生福利——大學保健服務，體育中心和臨床期醫學生宿舍費用等。
- 五、雜項——制服，交通及房屋津貼等。
- 六、大學發展——如擴建費用等。

八、電腦服務。

那麼為甚麼醫學生會較其他學系同學花費更多呢？

在分析大學各方面的支出之後，我們發現醫學生比其他人用錢多的主要原因在於學系支出方面。

在大學八個院系及非學院單位（如 Ho Tung Workshop）之中，醫學院的支出比例很大。其中原因可以歸納為下列兩點：

- 一、醫學院比其他學系有學系（十三個），比次席的社會科學院（七個）多出六個，而每個學系都需要一定的支出來維持，再加上動物實驗室等的費用，所以醫學院的總支出比較大。而醫學院中，以內科和外科的支出最龐大，每系每年支出三百多萬港元。
- 二、師生比率較一般院系高，平均為一比七，而臨床課程的師生比例更為一比五。

二十五萬元培養一個醫生——一個不小的投資。有人會懷疑——是否太多了？

况且，在香港攻讀醫科，其所能進修的科目根本不足（例如沒有眼科），倘若要設立這些專科，其花費則更鉅大了。要培養一個專業人材，支出是不可避免的，但話說得回來，花錢總要花得有價值。啟思記者財會笑說：「香港納稅人要以廿五萬元栽培一個醫生將來剝削自己？」你聽了這句話，有何感想？

Zinacef[®]
a major advance in antibiotic therapy.



Data from Birt, A.J., MIMS Magazine (1979) 25

Parenteral cephalosporins compared				
	Antibacterial activity	Antibacterial spectrum	Peak blood level after 1g i.m. (mg/l)	Serum half-life (min)
cephalothin	++	+	18	36
cefazolin	++	+	68	90
cephradine	+	++	12	90
cefamandole	+++	++	25	70
cefuroxime (Zinacef)	+++	+++	40	70
cefotaxime	++	+++	22	40

Cefuroxime produces high blood levels and has a long serum half-life. It is highly stable to Gram-negative β-lactamases, and this broadens its spectrum to include species usually resistant to the earlier cephalosporins... It is more active against Haemophilus, pneumococci, gonococci and enterobacteria. These properties make cefuroxime a good 'all-round' parenteral cephalosporin.
Birt, A.J., MIMS Magazine (1979) 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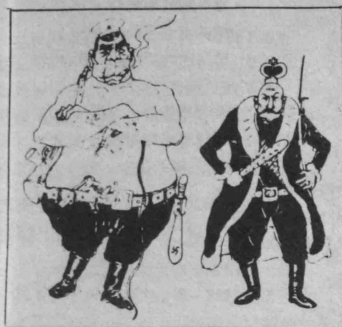
Glaxo

Zinacef[®]
(cefuroxime)

誰是真正的

紙老虎

瓊南



軍事發展一枝獨秀。其他的則乏善可陳。人民根本的生活所需也未能滿足，不但消費品缺乏，糧食也成問題，每年都需要由外國進口大量的糧食以滿足國內的需要。故此，在波蘭工潮的影響下，蘇聯工人也開始醒覺起來，為爭取他們應有的權利而努力。除此以外，蘇聯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斯拉夫民族雖是佔多數的民族，但也成不了大多數，可是在蘇聯的政治局中卻有半是斯拉夫人。這使其他民族大表不滿。還有，蘇聯由很多共和國組成。各國的文化、種族和歷史都有很大的分歧。他們只不過在蘇聯紅軍的槍桿子下團結在克里姆林宮的周圍！

假如美蘇發生戰爭，美國人必越戰越勇。美兵雖說是少爺兵，可是在二次世界大戰時，美軍的表現是最英勇出色的軍隊之一。這完全是因為美國人是自願生活在美國國旗之下。美國憲法訂明美國政府的結構和選舉程序。通過法律的保障，國家基本上是屬於人民的，人民的意見可以影響政府的決策。美國人自然愛自己的國家，所以很多人可以在必要時為國犧牲。反觀蘇聯，人民是生活在蘇軍和特務的監視之下。蘇聯集團的成員國也不例外。一旦蘇聯發生戰爭，國內矛盾必然擴大至不可收拾的地步。蘇聯的共產集團也必然解體。到時，蘇軍未必戰敗給自由世界，但蘇共集團的內閣極可能成為蘇聯的致命傷。

由此可見，最懼怕戰爭的不是美國而是蘇聯，蘇聯只是世界上的一隻紙老虎。我們可以看出，蘇聯在與西方世界的「鬥爭」中一直採取欺善怕惡的態度，以緩和的策畧來麻痹西方，蠶食弱小國家為目的，實行它的「世界革命」。只要能夠看清蘇聯的弱點，各國團結一致，對蘇聯採取強硬的政策，世界和平是大有希望的。可惜，只是沒有一個國家不恐懼因觸怒蘇聯而帶來的核子戰爭啊！

波蘭雜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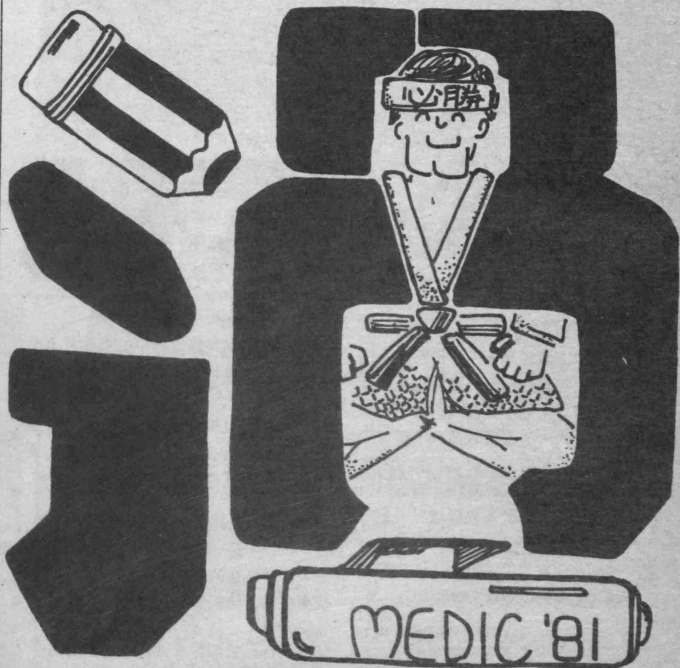
馬鈴

隨着北京大審和美伊人質事件的結束，世界之視線都轉移至波蘭的國內外局勢上。去年中，平科斯基出任新總理組織新政府後，波共領袖蓋萊克因處理工人罷工浪潮不當，以至有「身體健康不佳」而辭職；由卡尼亞代之而起，力求解決工潮問題。可是波蘭的經濟危機並沒有任何進展。且繼工人組織了共黨國家的第一個獨立工會之後，農民、學生紛紛起來要求成立不受政府管制的獨立農會和學生會。在這期間內，工人除了表示了對農民的支持外，又舉行了幾次罷工，諸如要求實施每周工作五天，撤換貪污的地方官員等等；卒至平科斯基於上台後半年即退位讓賢，由前任國防部長雅魯澤爾斯基繼任總理，但他要為工人停止罷工三個月的請求立即遭到拒絕，且看他又如何收拾殘局。

一連串的事件可以看到波蘭人民的醒覺，工、農、學生利用和平手段去和政府討價還價，爭取自己的權益和政治影響力。他們的行動隔着了半個地球得到回應。上海、武漢等地已有工人提出模仿波蘭獨立工會的形式，雖然這樣的要求必不被接納，但波蘭工人已向其他共黨國家的人樹立榜樣，長遠的影

响還需我們拭目以待。對於波蘭政府來說，她最基本的支持者——工人現在都起來反對她，真不清楚她的統治究竟是建築在什麼基礎上！

其實，自二次大戰結束後，西方資本主義社會都恐懼共產主義的侵蝕，這些憂慮現在似乎已有點兒過慮。越來越多人明白到現今社會主義國家的實況；食物、日用品供應短缺，除了需要配給外，有時還得花上幾個小時輪候採購；而人民沒有言論自由，對一切不滿的事都忍氣吞聲。蘇聯想運用武力及革命思想把更多國家納入她的「大家庭」內；這種做法可真不容易呢！老實說來，蘇聯的社會主義大家庭亦不過是用軍力和經濟利益的給予來維持，而現在波蘭局勢最令人心煩的地方也就是蘇聯的武力干預，捷克和匈牙利的事件還叫人記憶猶新，可是，現在的北極熊，背上一個中南半島的大包袱，雙腳又陷入阿富汗的淤泥中，果又把雙手掙入波蘭這個蜂巢中，巢中的蜜蜂可能把北極熊整得狼狽不堪。況且美國新政權的強硬態度和波蘭的強大軍力和人民的頑強民族性，更使她非深思熟慮不可。



蘇聯常常在第三世界面前指責美國只是一隻看得打不得的紙老虎。中共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也這樣地看待美國。可惜，時移勢易，當時美國未必是紙老虎，現在美國也不是紙老虎。八十年代能擔當得上紙老虎的「美名」也只有蘇聯了。

踏入八十年代，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由盛而衰，蘇聯外交交困，國勢今非昔比。社會主義經過近半世紀在地球上的實踐，我們看到的不是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而是它所產生出來的各種流弊和缺點。在號稱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國家裏，人民的生活好不了很多，大部分還在爭取合理的物質生活，更遑論他們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了！故此，蘇聯感到要完成它的世界革命便越來越困難。到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更要運用武力來輸出革命。越南在柬埔寨駐有數以萬計的軍隊來「完成」柬埔寨的「共產主義運動」；蘇聯十萬大軍被「邀請」進入阿富汗「維護該國的共產政權」；古巴又涉嫌軍援薩爾瓦多的共產游擊隊以推翻政府。及至蘇聯陳兵它的兄弟國波蘭邊境威脅波蘭工人自發的運動的時候，世界開始明白蘇聯的所謂共產革命的意思，原來只是蘇聯實行霸權主義的美名而已。世界開始孤立蘇聯。無論在聯合國大會上，在不結盟國家會議上或在其他國際會議上，蘇聯都受到指名或不指名的指責。西方各國尤其美國和英國都對蘇聯表現出強硬的態度，對東西方緩和表示出前所未有的冷淡態度。

在國內，蘇聯實行獨裁統治，全國命運決定在政治局中的十四個老人的手裏。蘇聯人民基本上缺乏政治權利和憲法中所賦與的各種人權和自由。蘇聯的經濟又一團糟。在國家的建設中，祇有



五年醫科寫照

記者組

今年學年節，醫學院勇奪院際白樹刺比賽冠軍，並奪得最佳劇本獎，一時傳為佳話。當晚評語的評語是「一對一對唱出，整齊而活潑生動，更能代表每一年同學的縮影，方式很好。」及「層次最佳，各科分明，同時亦節奏緊湊。劇本更能按部就班地寫出一個好醫生的成長，十分恰當。」為讓各同學都能欣賞，啟思記者特「訪出」全文，刊登如下：

(今晚點解咁人齊，皆因港大嘅 Union Night，唱歌彈琴唔在講，重有MEDIC嚟講古仔。)

首先聽我講

八五啱啱入咗嚟，

點知日日五六堂，

有啲講師唔用味，

上堂 NOTE 屎抄到足，

番去宿舍搵大仙，

(喂！細路仔，咪亂嚟，其實你地抄得曳。不過唔駛咁騰雞，得閒參加多啲活動，用功讀書慢——慢——嚟！)

輪到我地二年班，

稔起決戰戰前夕，

好彩終於升到班，

但係都算好得閒，

打波游水有時間，

八三而家新上WARD，

拿起聽筒周圍FING，

平時自以為好醒，

上晝堂係QM，

上堂上到瞓眼喇。

(喂，你地講乜鬼？)

重以為功課有乜所謂；

食飯前重要剖屍體。

銀幕啲字細過隻蟻；

雖然唔知佢講乜鬼。

點知成班都係廢。

MB經過咗一關，

創書創到眼坦坦。

行為科學唔簡單，

識吓女仔真係蓋。

第日做醫生唔駛咁潺。

見到病人心驚驚，

FING到D PATIENT陀陀令。

DOCTOR問起眼邊邊。

下晝去廣華街街症，

不如去搵周公傾。

輪到我地四年級，
參加活動獲益多，
體育活動有潛質，
讀書亦都有D心得，)

(FINAL同學百幾人
雖然年資係最高，

一年專科嘅實習，學埋D嘢都唔算豆泥。
兒科D細路嘈喧巴閉，搞吓佢地又話唔制，
鈴鈴鈴鈴都出齊，終於全靠兩粒糖仔，
任你點玩都有計。

跟住又要去執仔，半夜三更一樣禮，
D媽媽用力我地打氣，搞掂之後，唉(多謝各位！)

婦科門診有乜好睇，唔係流血生痛就係落仔。
精神科，一齊開鑼，總之係口水多，
但係越來越重要，大家唔會得過且過。

內科三日一次CALL，企到腳軟都未得收科，
讀書上WARD重俾人勸，真材實料有得打茅波。

外科一味係理論多，
參觀手術學嘢多，

(陳蕉琴起咗間屋仔，
設備當然唔多夠駛，
得閒可以傾吓偈，
希望做個好——醫——生，
我地成FAC八百幾人，

回想三年好多嘢嚟，
認中關社相結合。
琴棋書畫都駛得，
見到病人都唔駛口疾。

有乜識搵佢地問，
但係唔會鬼咁沙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理想——現實中的奢侈鬼

胡漢榮

這年頭，擁有理想確是頗奢侈的；而能夠被列為是一個有理想的人，那算是倒帶還是榮幸？我這貧乏的人啊！竟然也想着試試養活這個「奢侈鬼」？

朋友說我一直都在艱苦的半工讀，相信我會比他們有更豐富的社會生活體驗；又問我這些體驗對我的醫習理想有甚麼影響。

唔！「艱苦的半工讀」，好笑的一個句子。半工讀確是艱苦，但那不過是舟車之勞，與及開夜車衝書罷了。許多願意除了讀書之外，在課外活動中尋找自己理想的人，只要不是超人，都有同樣或更甚的「艱苦」經歷。而我卻不像他們那樣酒脫有志，僅是被生活的一口担子逼着熬而矣！社會生活體驗，也不比朋友豐富許多，不過一點兒吧了。但是，正如女作家三毛說過：「人生多一兩種經歷總是好的。」

預科兩年，白天在一間中學任實驗室助理，晚上自己的課，是名符其實的半工讀。雖然在一間津貼中學，但也看到一些人情、世態。這些老師們私底下的生活，大部份都似乎跟堂上教導學生的

做人處事態度有出入。都是甚麼奉承、諂媚高位，追求榮華、宴樂，打其竹戰，食其海鮮，飲酒吸煙，是為社交云云。所負責的屬會，馬虎了事（這也難怪，他們多是被逼負責的）。也只是單顧自己的事，同事間的相處，跟其他公司不大兩樣；不過，交談的措詞，顯出他們是有「教養」的。嗚呼！為人師者也是如此，無怪乎門下所出的，亦盡然！

為何在這純樸之地中的領導者，都似乎沒有那股純樸！為甚麼都失了那起初從事教育的熱忱？現實逼人嗎！還不「化」？就是因為這現實的洪流，叫擁有理想成為極奢侈的一回事。誠然，要付出昂貴的代價啊！

一年級的時候，在我讀預科的夜校教了一年，是一班打算重考會考或報考倫大普通文憑的中五重讀生。我欣賞這班失敗者，他們似乎想用一年工夫，就能達到自己的理想。做夢的一羣！

今年只能從事補習。去年我知道自己是支付不起教夜校這玩意兒的——「醫學生教夜校，實死無生」。補習的經

歷，不少人都有的。但我希望自己不單只是以一分，換取他們一「蚊」，也盡力叫他們嚐到某一科目的趣味。希望除了考試、升級之外，讀書還有一點別的利益。

所遇到的這一切，刺激着我去想，想想在這年頭，擁有理想是否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或者是一樁無關痛癢的事情？究竟除了榮華富貴、奔波勞碌之外，人生可有別的？為何現在要這樣的熬？只為了將來能有「好日子」嗎？人們曾鼓勵我說：「守得雲開見月明。」難道「月明」就只是舒適的生活嗎？更何況醫生的生活，骨子裏就一點不舒適啊！

人們都似乎缺少了一點甚麼，縱然他們的生活是那麼富足。除了身體的疾病，人們的心靈，似乎也渴求着得醫治。醫生若只是醫身體的病，似乎不能解決問題的根結，是「補腦」救目前而已，治標不治本。人們的生活是這樣的混亂，都在糟塌着自己的身體和心靈，治好了的身體，不久又要生病。但心靈的藥往那裏尋得呢？還好，我已找到了它——耶穌基督，救人靈魂和身體的大好訊息。我夢想着成為一個宣教士醫生

，去到那發展中的國家，不單醫治人們的身體，更醫治人們的心靈。

我選上了發展中的國家，或許是因為自己也是貧苦的人吧？對於貧苦的人有特別的憐愛。先進國家的人不單有豐富的醫療設備，且似乎也有太多機會聽聞耶穌基督的福音，大概對兩者都膩了。我所懂的一點醫術，與及我所傳的古舊但常新的訊息，或許發展中國家的人會感興趣吧？

夢，在這年頭是特別的奢侈，並非人人可以付得起代價。我對自己的能力，也沒有多大把握，因我是貧乏的，未必付得起那代價。然而，我對那賦予我作這夢權利的，就是那曾應許我的夢會成真的，我所深深信靠的那一位，有全然的信心和把握。對了！祂既曾保證，就必成真！

朋友，不要繼續胡亂編織不可能實現的夢，卻要為那好可能實現的理想到百貨公司購買呢絨！

(八一、三、九)

寫在四五天安門週年紀念之後

光仔

從圖書館向窗外望去，綿雨下着，春天來得有點寒意。陰暗暗的，濕潤潤的，總是教人怪不舒服；樹下的黃葉，也懶得隨風起舞。我在想，中國的明天該怎樣？民主這幼苗何時才能在新中國的土壤上發芽、成長、開花結果？

到天安門廣場去，是北京人民的意願！

七六年三月裏的天氣是陰暗的，北京的人民懷着沉重的心情，默默地在編製花圈。三月十九日，人民英雄紀念碑前出現了第一個花圈，接着是兩個、三個……一百、二百個……。花圈漸多，紀念碑前更出現了橫幅、輓聯、詩詞、悼文。人民胸前戴着小白花，臂上纏着黑紗，默默地抬着花圈，來到英雄紀念碑前，他們心如刀絞，淚如雨下地呼喚着總理的名字：「四個現代化剛剛開始着手，您怎麼能離開人間？回來吧，回來吧！回去國務院，在那裏把好人扶起來，把壞人撤換。」人民送花圈一直受到阻撓，但舊的被拿，新的又見。人民已經行動起來了，他們將心中的憤恨化作詩、詞、悼文直刺「四人幫」的心胸。他們發出了戰鬥的誓詞：「熱血匯成連天浪，紅心再造我中華。」「紅巾已結勝利果，碧血再開革命花」。

人民已經站起來了

清明前夕，天下着濛濛細雨，浩浩蕩蕩的隊伍，從四方八面湧向天安門廣場。

四月四日清明節，北京人民早知道「四人幫」會下毒手，但他們仍然懷着一腔熱血，二百萬人扶老携幼到天安門廣場，廣場邊緣放滿了自行車，四處是一行一行排列整齊的花圈，人民就在花圈中川流不息。

黃昏，鎮壓及拘捕行動果真展開了……廣場留下來的是一片慘淡景象。

中國已不是過去的中國，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

當北京市民清早醒來，他們便明白甚麼一回事，羣衆真的怒不可遏了，廣場的人越來越多；十萬人在人民大會堂

前高喊「還我花圈！」「還我戰友！」人民唱着國際歌，手挽着手，邁着雄健的步子，橫隊前進。「中國已不是過去的中國，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封建社會已一去不復返了。我們信仰馬列主義，讓那些閹割馬列主義的秀才見鬼去吧！」的確，人民已明目張胆地向「四人幫」開火了。早一天的拘捕及鎮壓行動，在聯合指揮部的命令下又再展開。許多人被毆打及拘捕了。「四月六日晚，「四人幫」以中共中央名義判決天安門事件為「反革命政治事件」。人民受到鎮壓，人民沉默了。但是，四月的鎮壓卻為十月的勝利提供了羣衆基礎。

千秋功罪，也該由人民評述。七六年十月「四人幫」倒台。七八年十一月十六日，人民日報公報了中共北京市委的決定，宣佈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動，為受到迫害的同志平反、恢復名譽。

中國的新希望

「四五」的精神，並不因為事件的完結而衰落，相反，它在人民的推動下，中國正步向民主化。推動這歷史步伐的有黨本身、工人、學生等。但是黨的改革總是來得不夠快，工人、學生等只有起來加速她的改造。貼大字報、辦「民刊」是一種方法，參與競選人大代表是另一種方法。

「民刊」或者民辦刊物，是在七八年「天安門事件」平反後的一連串大字報風潮中出現，而且分佈中國十多個大城市；「四五論壇」及「北京之春」等刊物，相信大家是有所了解的。刊物是用最原始的油印方法印製，不但條件不足，而且屢次受到官方阻撓及警告。最近，官方還聲言對「非法刊物」予以取締，又指搞「非法刊物」是破壞安定團結呢！我們可以看出，中共出現了收緊政策的傾向，甚至對辦民刊的民主人士施以迫害。但是，在新中國的民主戰士，因為他們了解自己迫使黨去改革、推動社會前進的使命；因而置生死於度外，為祖國的民主化而努力，他們實際上已經為自己作出了最壞打算——深深的知道自己會有被捕的危險。

另一方面，縣級直接選舉人大代表，已於去年開始實行，雖然留待改進的地方還多，但始終有些真正代表人民的代表選了出來。尤其是學生參與競選人大代表，更為中國的學運發展寫下了光輝的一頁。從各地學生參與選舉及爭取權益的學潮當中，我們可以看出，學生的醒覺越來越高了。北大學生胡平在競選時曾說：「除非我們能及時地有力地抓住事變中最關鍵的一環，否則我們就失去了一次用自己力量推動歷史前進的美好機會。」看來，他們已經走出校園，為國家政治的改革而背負起應有的責任，去為中國尋求出路。

此外，各地學生都有反官僚、爭民主、爭權益的學潮出現，半年之內，湖南、貴州、四川、北京及開封等地方都發生過學潮。尤以去年湖南長沙的罷課事件，更是學生在維護法紀、爭取民主、反抗官僚的表現。當時筆者剛路過長沙，因而意外地遇上了這次學潮。起因是湖南師範學院展開競選活動，但校方不理候選程序而增加候選人數目。師生要求解釋遭拒，二千名憤怒學生通宵遊行至湖南省委員會要求向校方作出調查

後來有學生陶森等候選人退出競選以示抗議，而不由校方理會，因此，三千多名學生再次往省委請願，八十七名學生舉行絕食抗議及上訪北京。

這是學生、老師自發地組織起來，集會、遊行及絕食來維護選舉制度。他們一邊遊行，一邊高唱國際歌，喊口號：「反對官僚主義，爭取民主自由！」「要民主不要官僚！」等。絕食時還高唱「絕食歌」。「黑夜怒吼，飢寒為了民主，我們請願！我們在爭，我們在戰，為了民主我們……。」悲壯的歌聲中有各個代表的演講，場面異常感動。可惜，當時我沒有將這個場面錄影下來，以後可以到國內各大學放映，為我們的民主戰士作出一分協助。真的，我感到，中國的新一代已經起來了，民主化需要他們去推動，中國的將來是他們的，因為他們選擇承擔自己的使命——作為一種新生力量去迫使黨去改造，所以中國才有希望。今年學聯週年大會亦曾提出香港學生該作為一種抗衡力量的討論。作為中國學生的一員，我們也許不能再靜默了！



1976.4.5

啟思新設專欄第一項服務

——為一牙科同學刊載尋書啟事

編者按：

此書乃二月二十四日於Lab., common room或拉記遺失。書九成新，用“交流”包裹。劉同學驟失心愛書籍，傷痛之餘，特投函啟思代為敬告各位，如有拾獲，請物歸原主。

願

無真

願我是那百靈鳥，
那麼，我可以飛到松柏伯的肩上，
唱出柔和的樂曲，
這樣，可以把你心底裡的煩惱驅走。

願我是我自己，
那麼，我可以幹自己喜歡的事，
走我應走的道路，
這樣，才可以擁有自己的人生。

願我是一陣清風，
那麼，我可以將千萬的種子散播在地上，
長出美麗的花朵，
這樣，可以把這世界添上一點色彩。



中山雜憶

雖然現時距離中山已經有三個月的時間，但我仍然對這段旅程有深刻的印象，我們每天的節目都編排得很密、短短七日之中，已參觀過不少地方，認識了不少朋友。從這個團當中我不但對國內的醫療教育及醫療制度加深了認識，還能間接地了解國內的情況，以及和國內的同學建立了友誼。

在家多的訪問及參觀之中，比較印象深刻的參觀中山醫的附屬醫院及廣州重型機械廠，而參觀醫院時，又以參觀針灸部門為最新鮮，接待我們的吳教授特別讓我們觀看她診斷病人，同時她又向我們解釋如何用針灸治療病人。在那些求醫的病人中，有部份的病是經過其他治療方法醫治而又未能成功的，比如因小兒麻痺症而起的肌肉萎縮症及青光眼，在經過吳醫生的針灸治療後，都有明顯的改善，這次參觀令我真正地體驗到這門中國傳統醫學的奧妙。除此以外，在行程中有一日我是有機會跟中山醫的醫生巡房，從觀察所得，國內的醫生和病人的關係是很好的，醫生對病人的態度是很友善、並沒有在病人之前擺架子，我甚至曾經看見病人向醫生拍胸脯打招呼，國內的醫院每張病床所佔的空間比香港的病床大，而病人是可以再在醫院內逗留較長的時間，但這個情況是指城市而言。醫院內護士的比例比較少，在一般情況下醫生是需要兼做一些護士所做的工作。由於設備比較簡陋，衛生的標準比較低，但總括而言，國內醫院的服務水準是不錯的。

由於我們七天都是住在中山醫內的留學生宿舍，所以我們和中山醫的同學

陽光

有不少的接觸，而我亦有主動的和他們交流，就交談及觀察所得，國內的學生大多數是比較勤力和樸實，他們的生活樸素而有規律化，他們大多數把課餘時間都放在功課上，而比較少參與課外活動，他們甚至在假日都留在課室裏溫習，但並不要以為他們都是書蟲，他們大多數在下課後都會作個多小時的運動，及保持午睡的習慣，所以他們的身體及精神都很健康，在談及國家的問題時，大多數的同學對政治沒有強烈的興趣及深刻的認識，但他們大多抱有為國家為人民而服務的目標，但比較不同的是那些曾經在文革時上山下鄉的同學，他們大多數的年紀比較大，思想比較成熟，對國家問題亦有比較深刻的認識及有自己的見解。國內的同學大多都對我們這羣香港的學生能夠組織這麼多的課外活動感到驚奇，在臨離開廣州前的一天，我們還約了一些同學在公園內閒談及唱歌，他們對於在公園內唱歌的新嘗試感到非常有趣，原因是他們大多數對交朋友抱着保守的態度，而男女同學亦很少接觸，所以對我們主動地結識朋友覺得很特別。

至於國內的醫療教育方面，他們臨床前課程所學的東西和我們沒有很大的分別，雖然教學設備比起港大是落後一點，但是國內老師教學嚴謹的態度在我們心目中有很深刻的印象，他們的態度認真，而且不斷去尋求更佳的教学方法，以培養好醫生為對國家及自己的責任，所以每講一課都務求令學生明白，而老師和學生的關係很好，學生亦很尊重老師，總括而言，我對於中山醫同學的未來是充滿信心的。

中山醫學院遊記

子雅

當四周還是漆黑的一片時，那遙遙的燈光卻就成為我走路的目標，小巴司機臨時的變卦，令我要自己走上好一大段路才能到達紅磡火車站，要獨自走一段路後才能和別人會合的情況，就成為這次「中山醫」旅程的第一種滋味。

幾個鐘頭的火車將我們一行十五人帶到了廣州火車站，那裏有旅遊車接我們到中山醫學院。中山醫學院位於廣州市北，佔地很大，當我們乘車進入校園後，還要幾分鐘才可到達外國留學生宿舍，我們住宿的地方，情況也沒有想像中的熱烈。大概是星期日的緣故罷。經過一番安頓後，幾位同學帶我們四週參觀一下校舍。這裏地方比香港大學大得多、有足球場、籃球場等設備，當時還有些同學在打棒球呢！

我們住的外國留學生宿舍是新近落成的，築在一池塘上，四周都有樹木，而中山醫學生的宿舍，也就在我們的對面。中山醫學院有師生五千多人，學生來自不同省份，幾乎所有學生都住在宿舍內，學校更附設有兩間醫院，其中一間也就在校園內。現時中山醫的學制已改為五年制（以往是三年制），學生都是經過全國統一高中考試才取錄的，學生年齡高班的有些近三十歲，因為他們是受文革影響而阻遲入學的，八〇班的同學（也就是一年班）年紀最小的，只有十七歲。

參觀「中山醫」的幾日旅程，節目都很豐富，比如針灸門診參觀、中醫學院參觀、和同學一起上實驗課、參觀中山大學、中山紀念堂、參觀手術進行、

上白雲山旅遊，和老師同學們座談等等，都安排得不錯。印象較深刻的是參觀針灸門診部的工作，負責的吳主任讓我們參觀她替病人電針治療，穴位埋線和穴位注射等等，照所處理的病例來看，針灸確是對神經部位毛病和刺激神經病等都有奇妙的功效，我們團友更親身接受吳主任的電針治療呢！

和同學一塊上實驗課也是頂好的經驗，實驗固然有趣，而由於他們不少都能講廣東話我們也就很快混熟了。一種莫名的親切感湧上心頭，畢竟自己仍然流着中國人的血，接受過中國文化的薰陶！

另外值得一記的是自己「六〇七」部隊的晚間行動，六〇七是筆者及幾位團友的房間號碼，我們利用了晚上空閒的時間四出「活動」。探訪中山醫同學的宿舍，從傾談中，我們感覺到他們對政治方面是較以往冷淡，雖然他們亦有傳閱一些地下刊物，但似乎都不十分贊同刊物的言論，有些更認為當前形勢是需要穩定團結，而對「四化」卻抱着觀望態度。不過，總括來說，他們都覺得目前情況是較以往開放得多了。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中山醫師生給我們的印象，從老師座談會中，某位老師曾自承其負有教育下一代，替國家培養人材的歷史使命，而同學亦顯得頗勤力，這種師生齊努力的情況對國家來說是個好現象，而身為海外華人知識份子也衷心希望國內的政權能夠徹底改善其忽忽的政策、官僚主義泛濫上等缺點，讓中國走上富強的道路！

論較腳

鋼線

較腳者，缺課也。念昔日孩童時，視缺課為滔天大罪。每擬缺課一天，必由嚴父具函一封，交塾師批准。故唯身體不適外，皆鮮有缺課之念。及至少年，胆量日壯，視私塾之教條不再為深山之猛虎，故常因貪圖逸樂而有較腳之念也。

再想鄉試在即之年，較腳之風極盛，同窗常以家中事故或病魔纏身等藉口，上書塾師，實則較腳是也。觀各人較腳之因，多為埋頭苦讀，博取功名，唯亦偶遇有因玩樂或竹戰而「較」者，所幸為數尚少。

更過二秋，家學子皆為殿試在即而心緒不安，深宵夜讀不在話下，更有珍惜寸陰者，藉病較腳、閉門苦讀。此較腳自勉之風吹遍。有更甚者，仿效洋劇「巴比龍」之逃亡，每在塾師點名之後，便趁機逃出教室，奔出私塾，再往「拉記」拼命。或有視各塾師執教之能力，以考慮上其課堂與否，故間有塾師面對小貓三兩之景。至近殿試之月，「巴比龍」之風有增無已。如一同窗所言，「巴比龍」之舉既刺激更可多得時間讀書，何樂而不為也。

及至吾人有幸就讀於太學，早聞太學之較腳風氣甚盛。初觀之，祇覺傳聞不可信，皆因每有課堂，家同窗皆一一列席，無有較腳者。轉瞬數月，測驗在即，家人無不「騰鷄」，以往在私塾慣用之招數一一盡出，拉記猛鷄、深宵苦讀等皆大派用場，至此方知傳聞之不差矣！

此時此地，「較腳」更成理直氣壯之舉，一不用嚴父上書請准，二更無人過問，故「巴比龍」之刺激不復得。

測驗過後，理應再無較腳之舉，豈料眾人因經驗已豐，熟知個別大學士之教學能力，故多擇肥而噬，視堂而「較」。

查眾人較腳之因甚多。有因身負數職，公事繁忙；有因十項全能，每運動或活動必難缺其份；有因赴友約會；又有因深宵夜讀，翌日遲起，乾脆較腳。較腳之因，林林總總有如星之難數。

觀乎較腳者，走堂也，上課者，學習也。學習對己必有增益，能補己之短，能得人之長，實為百利而無一害者。吾等日後為大夫之時，懸壺之日，若能知識淵博，必於診症下藥之際，無往而不利。反之，若學習不足，根基不穩，庸碌過關，危病之人不幸矣！

故小弟在此奉勸諸君，非必要時勿較腳。應再視較腳為醉人烈酒，稍嘗則可，不宜沉迷其中。

Introduction to Dental Anatomy 莊鑒：

自君別後，茶飯不思，每憶君顏，潸然淚下。想當日您我拉記相伴，共渡良宵無數。誰料雲散高唐，水迴湘江；青燈獨照，對景難排。俱往矣，傷心事，不堪提。正是：「風中柳絮水中萍，離散兩無情。」如今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試問眼中有幾許淚珠兒，怎禁得秋流到冬，春流到夏？

劉潤華

三月二日夜白